

老济南

城市记忆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作为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承载着历史的积淀,是最好的时代见证者。其中,居住建筑这一最基本的建筑类型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的人文景观,更耐人寻味。本期老济南,本报记者将带您走近现存不多但意义独特、在许多济南人的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特色建筑——筒子楼。

▶位于花园路上的一座筒子楼,住满时有七十多户人家,如今几乎无人居住。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三四十年前,能住筒子楼让人羡慕得眼红

那个年代人多房紧,蜗居里也有幸福时光

本报记者带您走近那些逐渐退出济南人视野的筒子楼



◀如果没有门口坐着的街坊,这座花园路南侧的筒子楼很容易被认为是座废弃的老楼。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文/本报记者 王倩

花园路和山大路交叉路口的一座民居前,老张正骑着一辆没有车筐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油饼、新鲜的茄子,还有一袋玉米面,车后座上别着刚买的一份参考消息。他熟练地拐进用黑蓝色字体书写着“济南模具厂宿舍”的一座砖红色楼洞里。与此同时,老张跟楼门前卖菜的一位邻居打了个招呼,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士扎着围裙,简短地“嗯”了一声,便拿着一把韭菜往楼里走去。他们都是济南现存的为数不多的筒子楼的住户,在新建小区层出不穷的今天,他们依然固守着这个或许很多人已经淡忘甚至根本不知道的大杂院式的居住状态。

【楼道里弥漫着混合的味道】

筒子楼,建筑学上的一个有点尴尬的、非标准概念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中国人口增长最为蓬勃的时期。国内各城市都在承受“人多住房紧”的压力。与这一情形相适应,当时,济南出现最多的时代建筑是“筒子楼”。就像老张和他的邻居所坚守的家,从外面望过去,便可一眼看出筒子楼大多都是砖混结构楼房,这种造价低廉的楼房,不是钢筋架构,一般只有三五层,也有两层的。

筒子楼每层或有狭长的楼洞,或有个简易的外走廊,楼洞或外走廊一侧,就是一户挨着一户的木门。靠近楼梯或者在一层的尽头,便是洗刷间,一整层的住户们,都要依靠这间小小的盥洗室来完成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清洁工作。很多住户的家门口,会摆放简易的蜂窝煤炉灶,直至后来出现液化罐炉灶,楼道里长年被一种家居式的黑色笼罩,弥漫着厕所、饭菜的混合气味。

“筒子楼”一般是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为解决职工住房而建造的住宅建筑,当时被称作“福利房”,也有不少筒子楼是用废弃的办公楼或厂房改造而成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说,“筒子楼”不是建筑学上的标准概念,它只是一种带有比喻意味的民间说法,指像筒子一般的楼。山东建筑大学教授姜波告诉记者,他翻阅厚达千余页的《山东省志·建筑志》,竟然没有找到这个在民间认知度很高的名词。

【“前筒子楼”时代的建筑】

北郊工人新村,南郊二七新村
还有英雄山下的邮电新村

“筒子楼”,据说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

上世纪50年代,是济南城建史上的辉煌时代。济南市民印象中的很多颇有特色的地标性建筑都是上世纪50年代兴建的。它们包括一大批机关事业单位、工厂企业新建建筑以及社会公共建筑。如“一五”期间(1953年-1957年)相继建成的山东剧院,山东宾馆,珍珠泉礼堂,济南百货大楼,中国、光明、明星三家电影院,山东师范学院文化楼及其教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与它们相比,相形见绌的“筒子楼”自然受到冷落,因此,今天已没有人能说得清,济南最早兴建的筒子楼是哪一座。

谈起上世纪50年代的民居建筑,老济南人记忆中浮现出的,往往是那几个“新村建筑”,如1952年底基本建成的北郊工人新村和南郊二七新村,建筑面积分别为4.6万平方米和1.54万平方米,是新中国成立后济南市大规模兴建的第一批工人住宅区;稍后建成的还有英雄山下的邮电新村。它们是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新建的较大面积的居民区。不过,这些投资少,见效快的“新村”都是平房,属于“前筒子楼”时代的建筑。由于建筑质量不是很高,1952年新建的工人新村,到了上世纪70年代就不得不换顶大修,或拆换墙体。



▲位于历山路东侧的一座筒子楼(摄于2008年)。 本报记者 雍坚 摄

【修建“筒子楼”的缘起】

1957年,建筑师倪欣木主张
降低标准,先解决市民住房难

那个时代,工商业的复苏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大量人口拥入济南,而百废待兴的济南又一时无力修建充足的

住宅。在一份1957年济南市政协委员倪欣木的发言材料中,这样写道:“近年来……居住建筑事业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个中心环节。为了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全国各地已普遍采用住宅的标准设计。但目前的标准设计标准高、面积大、类型少,不能满足广大职工的使用要求,从而造成分配上的困难和使用上的不合理。例如:几户合用一个厨房,几代人同住一室等等情况。为此建议省里的领导,利用我省下半年设计力量有余的机会,编制几套适合于我省各地区使用的小面积住宅的标准设计,类型可分为二层普通住宅和简易平房住宅……”

倪欣木先生为著名建筑设计师,建于1954年,被列为省级优秀建筑的山东师范大学校内文化楼,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从倪欣木的发言可知,当时住房紧张状况是比较突出的,因而,连身为建筑师的他都主张降低标准,先解决市民住房困难的问题。他所提倡的“二层普通住宅”,或许就是最初的“筒子楼”。

【“筒子楼”里的另类幸福】

凭着一间“筒子楼”里的蜗居 “矮丑矬”将“班花”娶回家

“我小时候,就住在大明湖边的红砖筒子楼里,那是我爸爸单位分的房子。虽然楼道里整天烟熏火燎的,早上起来还得排队上厕所,可那时候,能住楼房的人是很有优越感的。从我们楼上往北能看到大明湖,往南能看到那些平房院子里的人的活动。这种优越感或许就来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吧。其实,我们住的房子一点也不比平房面积大。”在省城一中学任教的宋老师说,他住的筒子楼几年前拆迁,现在已经变成了大明湖新区中的一块水面。不过,他挺怀念当时的岁月,满筒子楼的住家都挺和睦,到邻居家写作业或蹭顿饭吃是经常的事。

“现在看,筒子楼其实就是蜗居,可是三四十年前,要是有一间蜗居,那是能让周围的人羡慕得眼睛发红的一件事。”如今已经是济南一连锁饭馆老板的孙先生告诉记者,他有一位长相比较“困难”的同学,小矮个儿、斜视,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位“矮丑矬”。上学的时候同学们都看不起人家,可上世纪80年代初,就是这位同学,靠“接班”在铁路谋了个差事,一上班就在天桥附近的一幢筒子楼里分了间单人宿舍。没过两年,竟然把“班花”给娶回家了。

◎延伸阅读

渐次淡出历史的“筒子楼”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中国北方不少城市的筒子楼出现裂缝甚至成为危楼。打那起,砖混结构的楼房开始不受待见。上世纪80年代初期,济南出现了新建的楼房居民小区,每家每户开始设置厕所、卫生间、客厅,“筒子楼”逐渐被新式居民楼取代,“你家几室几厅呀?”成了市民们聊天时常问的一句话。

老张和他的邻居,坚守在济南城内并不多见的筒子楼里,也并非舍不得离开。他们所住的筒子楼,十几年前是七十多户人一并生活的院子,但现在只有七八户还停留在这儿,而他们也已经被现在再普通不过,甚至看上去都过时了的多层楼房所包围。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老张他们短时间内还无法撤离,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生活的筒子楼,已然不是一个很适宜居住的地方——没有固定的物业,楼前搭建的低矮的厨房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已经搬走的住户则把大片的垃圾留在原地无人打理……院落里散落着一些并不娇贵的植物,偶尔有一只猫悄无声息地走过,老张抽完烟,随便把烟头扔到地上,不小心打到那只猫身上,猫轻轻地叫了一声,蹿开了。

本报记者 王倩



▲2010年,中山公园东片区,一栋民国别墅楼与筒子楼紧挨在一起。 本报记者 雍坚 摄

“筒子楼”,无数中国人曾在此奏响锅碗瓢盆曲

筒子楼建筑又称为兵营式建筑,一条长走廊串连着许多个单间。因为长长的走廊两端通风,状如筒子,故名筒子楼。

筒子楼面积狭小,每个单间大约有十几平方米的面积。它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住房样式,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企事业单位住房分配制度紧张的产物。曾有无数中国人在筒子楼里结婚生子,奏鸣着锅碗瓢盆交响曲。

▶筒子楼的四大类型

1. 学生宿舍改建:房间高,便于放置上下铺。
2. 前苏联专家建造:前苏联专家按照一户分为卧室、厨房、客厅的苏式格局建造,但常被三家合住,厨房、厕所共用。
3. 办公室改建:大多有取暖设备,条件相对较好。
4. 单身宿舍改建: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单位里的单身宿舍改建成了携家带口的住宅楼。

(据百度百科)